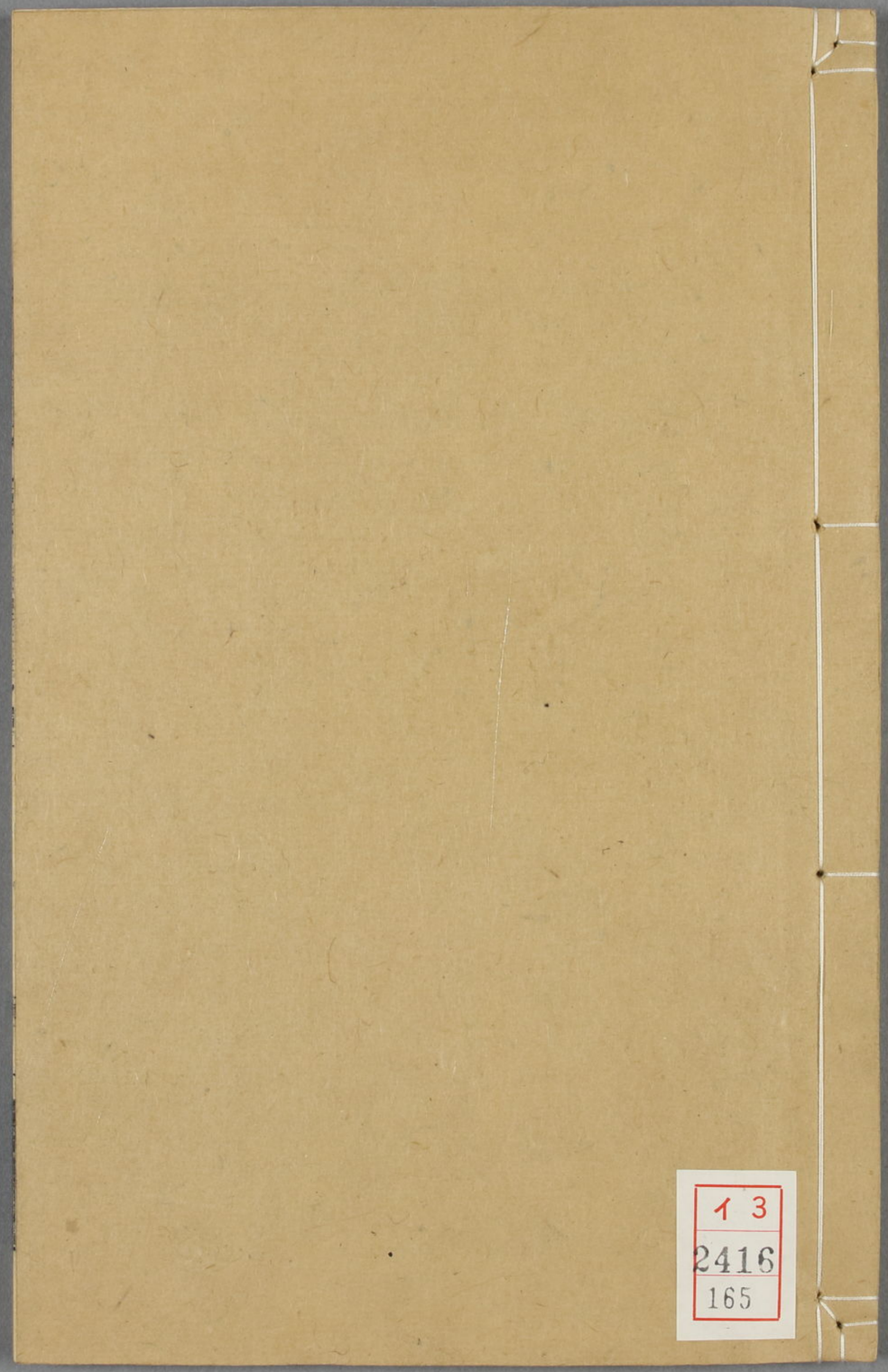
1 3
2416
165

珠一

增 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按周易川靈圖曰至德之盛五星如連珠 禮斗威儀曰其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樊文淵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後魏書曰河鉤羌國出金珠 伏無忌古今注曰章

半澤文庫
13 2416 165
<2004-725>

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江底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和帝永元五年蠻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徐衷南方草木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旁小形似覆釜爲第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　潛確類書曰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然惟蚌珠爲多餘則偶有之耳又

蜘蛛亦有孕珠者　又曰珠出廣東廉州珠池者四曰楊梅曰青鶯曰平江曰永安出雷州者一曰樂明實皆海而島嶼環回故稱池云　續文獻通考元珠課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于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減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朶剌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撈採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魯不鯣等撈採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南珠出南海蚌中南番者好廣西者易黃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

分兩定價古云一圓二白又云一顆圓十顆錢北珠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 原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 尚書曰淮夷蠙珠暨魚 淮夷二水出蠙魚蠙珠美魚 增 周禮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原 大戴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增 又曰數曆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珠澤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 戰國策曰張丑為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矣而王不信

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剖子之腹及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增 史記曰明月之珠藏於蚌中蛟龍伏之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鬱獻大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龔不推忠誠而偷明珠之瑞以求媚今封珠却還 原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逕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增 蜀志曰秦宓

秦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復何歎哉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內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公也　又陶璜表曰合浦郡土地墝埆無田可農百姓惟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珠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唐書曰貞觀四年林邑國獻大珠五代志楚州獻如意寶珠大如雞子而圓正色極瑩澈置之室中明如滿月　五代史吐蕃婦人戴瑟瑟珠

珠之最好者一珠易一良馬瑟瑟碧珠也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晏子曰古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遺其元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父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使驪子尚奚微

之有哉 增又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原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于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 又曰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魚爲之殫 增任子曰丹淵之珠沈于黃泥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千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隋侯之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爲飾又欲與子鍾粟者曰得珠不得粟不得有富貴之命則幽居候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于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磯藪之芳蕙 原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一作丈上有明月珠徑三寸一作二尺光照千里 增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瑩焉發其光寶玉不琢不成珪璋 原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

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枝作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爲之一名朝珠裹氏廣州記曰鯨魚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增博物志曰五月五日取青蛉頭土中埋皆成青珠　梁四公傳杰公語梁武帝曰如意珠上者夜光照四十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魑珠九色上者夜光

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有鐵鼻蚌珠生于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即其事爲下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上有瑕者也　唐劉恂嶺表錄異曰廉州海水之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海每年刺史脩貢自監珠戶入池采珠以充貢賦　耆舊傳曰大守貪珠即逃去孟嘗還珠之池皆生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至深無可測也取小蚌肉黃之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棟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內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

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杜陽雜編開元初罽賓國貢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縫節之象動搖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　山堂肆考唐大曆中林邑獻雲珠五色又名誥多珠同菖蒲煮食可數日不飢又容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始貢珠百斤賜擔負者銀帶衣服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九年罷東南路採珠　又曰元產珠之所大都南京羅羅水達達廣州又曰世祖中統三十年回回獻大珠要價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又曰至大四年近侍有言賈人獻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明嘉靖中廣東進珍珠三千二百餘顆

珠二

原　搜神記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故歷世稱焉　又曰吳王夫差女名紫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冢前哭祭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冢遺徑寸明珠　又曰有元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嗇參參收養療治瘡愈而放之後鶴

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畫華之臺侍女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拾遺記曰燕昭王懷黑蚌之珠當隆暑體自輕凉號曰招凉珠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月珠爲日月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三寸珠乃詣闕上之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求之仲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于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問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　幽明錄曰漢武帝幸河渚聞弦歌之音俄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爲帝奏樂飲酒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焉　漢書曰武帝時倭人入海市明月大珠至圍二寸已下　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廢少帝爲

昌邑王　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爲業偃年十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得幸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珠爲簾璫瑁爲柙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敬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瑞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　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蜀志曰宗預使吳孫權泣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孤衰老恐不復見遺預大珠一斛　幽明錄曰王敦召吳猛

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並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
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輿波浪賊害
行旅暫過約敕以眞珠一握爲信 增 拾遺記曰石季
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嘗屑沈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
所愛者踐之無迹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
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明
珠 琲貫之名也 唐書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愼
聞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
清白今日既然舉者豈得無罪魏徵諫曰弘節爲國立
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
有罪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
不容易 事文類聚狄仁傑調汴州參軍閻立本異其
才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開元遺事張說爲相有人
惠一珠紺色有光事有遺忘玩此珠便覺心神開悟名
曰記事珠說秘而寶之 明皇雜錄明皇賜虢國照夜
璣蓋希世之寶也 馮篆記事珠曰于授幼時以綠眞
珠勝爲簾押授讀書數眞珠以記日輒一遍 杜陽雜
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
上鱗皺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中可行洪波之上上遂
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遣入龍池其人則

涉于波上如履平地潛入水中良久而出遍身略無沾濕上奇之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遂化爲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　山堂肆考五代馬植爲安南都護州部廢池珠玉復生　宋沈存中筆談熙寧中駐蹕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坐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埽殿得珠十餘兩分賜　鳴道集宋慶曆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官上命取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輩因此有于上前乞旨和買者京師珠價遂致騰踊上頗知之一日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爲首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上乃大悅自是禁中不戴珠價大減　湘山野錄唐質肅公介謫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以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事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且奏覆覽之果然　續文獻通考金天德四年十一月買珠於烏古廸烈剖及蒲里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二串　又耶律希亮傳希亮至葉密里城定宗遺以耳

環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尤不可王乃解金束帶遺之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

珠三

原

夜光　明月　上詳前　海中有大珠　明月珠　水精珠　照金

沈懷遠南越志曰一名擘有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銜明珠致之使照服于天下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奉牛日月若編

闕　歸瑤臺　上詳前一紂之所拘

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釋刑罪皆免之歸瑤臺之珠

吐澤　藏淵　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宋均注曰珠出于野澤之中誰能不以物投之謂偏不以物投志之謂定君子明此則韜乎其事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也

編星　照月　月五緯俱起奉牛日月若編

珠洞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也

鳳銜　龍吐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銜明珠致于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于天下尚書考靈曜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赤用藏龍吐珠也鄭元注曰藏秘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將用天之秘道也

九品　六異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半似覆釜者名瑠珠瑠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螺珂珠螺珂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琯珠琯珠之次爲葱符珠葱符珠之次爲墨子珠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笑舞　鶴　握靈蛇　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雙自天而下銜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貢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曹植與楊德祖書曰偉長擅名于青上公斡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北魏足下高視於上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珠家家自謂握靈蛇之珠也郭璞江賦曰瓊蚌曜以瑩珠石蚶應節而揚酤曹植遠遊篇曰夜光明珠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

出黃枝　遺赤水　林邑記曰黃枝州上

戶口殷富多明珠雜寶　下詳前一

度寸　徑尺　韓詩外傳曰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室內百神不能掩其精靈　照乘　婺川史記魏王謂齊威王曰若照乘車前後十二乘詳寶　陸機文賦曰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三色　七采　沈約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小渾天安二十八年中外以白黃珠為三象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　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琉昭為明劍在室光景猶照于外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琉昭為明劍在室光景猶照于外　華玉為飾雜佩五色琉璃為之　下詳前照月注　孝經援神契曰神珠母璣鏡也宋均注曰事神明得則文珠有光可為鏡　上詳一　文之珠沈子曰藏于黃泥璠璵之寶藏于裔石　飾桂櫝　金盤　上詳前一　任昉述異記曰丹泉之後魏書曰武皇帝和平二年秋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十二具鈿以玫瑰珠玉也　火齊　木難　珠名也

文選注云木難碧珠也　龍銜　以與主人故吳都賦曰淵客潛慨以泣珠之路文選沈珠　下詳一　捐泉　委地　五湖之泉以塞淫　解佩　飾履　漢阜臺下遇二女佩二珠大如荊鷄之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交甫而去不見二女其珠亦失　下詳一　暗投　不執　晉崔洪字良伯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令洪行酒酒至洪洪不執　圓水　碕岸　淮南子水圓則草木不枯　珠玉為上幣　掌上　管子曰先王以明珠色　蚌胎　鰥鯤目常合　文選蚌蛤珠胎與日下則明月珠　生老　蚌謂蕙苡三輔決錄曰蕙苡實如珠生于老蚌　帝王世紀含始遊洛有玉雞含赤珠一車人有譏之為文犀明珠　含始吞　馮夷剖

吞之生高祖文選馮衣剖蚌列明珠下詳

上採交州還合浦晉陶潛表詳前二

還遊女弄玉雞街遊女弄珠于漢皐之曲

含幽育明

詭暉別色纍纍熒熒貫珠端如

下詳前一

珠光

筆二升左傳越圖吳晉趙孟使楚隆告於吳王王與之一簞珠史記曰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白

珠璣一囊可直三百金生欲以半謝向

以半謝向

時一升良具以獻預伯

封還

委去東觀漢記詳一漢書豫章黃向辰路中得

之主還

委去不顧也

孔青色紫魏志曰儁

國王音與越大夫率善等貢白珠五十孔青大勻珠二南史曰中天竺國在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如紗蔟之重沓也

承影在山唐書曰婆

利國東有羅刹國出火珠承影取艾蒿之以珠承影取艾蒿之

即火出

懸鼈成龍阜名曰珠丘令蒼梧之野有憑宵雀銜青沙珠積蒼梧之外採藥者時得青石

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事文類聚郭況家富懸明珠于四壁晝視如石夜視如星

烏藏

羊吐

剖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棠輕而曜

鳥藏

拾遺記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

于日月也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桐樹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初將得一珠後得始令其跪之即得療飢復從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女者延年後者充

飢而

爲字求環元史八思巴傳降詔褒護必赦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又桑兒只

環償直萬六千錠桑兒只無以應則設爲之求我宗族人得爲國王而除桑兒欲得桑兒只大珠環

欲得桑兒只襲國王位桑羅台弟乃蠻台被殺桑兒只襲國王位桑羅台特大紐伯顏勢謂國王位已所當襲懇于朝伯顏妻

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爲

驚吐東城集注有得九曲寶珠穿之不得孔子教以塗脂于線使蟻通之

蟻通

晉顧微廣州記海中多朱鸞

狀如蚶有四眼六腳而口上珠赤野青鶯管子曰王起于禺山珠起于赤野下出廣東
珠池詳一前一蛉頭魚石張華博物志詳前一廣志曰魚頭中有白石如珠璣出北
海與楚送秦上詳李兌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說一耀
日映人上詳烏吐注日與吾外甥並坐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
丹淵青泥任子國獻青泥珠一枚珠類拇指微青后時西
不知貴姤西明寺僧布金額中後有講席蕃商來聽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欲買
見珠但於珠下語視而珠耶商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
高悉不聽遂定至十萬貫賣之商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會哥奏聞后敕求此商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于腿中取出則天問貴價市此何所用之商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但苦泥深不可得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矣
秋波而圓折與夜月而滿致重價如維子瑩澈若水映空則末底一點凝翠故名映波滴翠事類而獻全潛確類書滴翠珠賦映龍

腦鮫皮善信經云明月珠摩尼珠多在龍腦中下詳一九明七曜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曜珠漳州龍溪所貢珠圖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多
清水緜川宣室志馮翊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黑而有光視之瑩澈如冰以示西國商人曰此清水珠也即命注水濁缶以珠投之即瑩然清澈賈人以三十萬貨之華嚴經云海底有四大寶珠性極猛熱能緜百川之水一日盡無餘火燄光四曰離潤三曰火
九芒以九芒珠穿為幼索編華架日藏二曰離潤三曰火
五色詔拾菁華云王武后用之每月洗以鯉魚涎
崔伯易珠賦序曰高郵西北有山堂肆考林邑獻靈珠
五色詳一前一燭天湖名覽社夜見大珠其光燭天
蘇姑山仙壇記曰蔡經弟婦新產方數十日麻姑望來
撇米少許米便以撇之墮地視米即求少許米固年少
易餅賀知章見之曰隱且止勿前即麻姑固年少
撒殿原化記曰蔡經弟婦新產方數十日麻姑望來
撇米少許米便以撇之墮地視米即求少許米固年少
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而口不敢言老
撒殿原化記曰蔡經弟婦新產方數十日麻姑望來
撇米少許米便以撇之墮地視米即求少許米固年少
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而口不敢言老

人乃曰僧容未除術何由成下詳前二宗元龍城錄曰茅山隱士吳綽採藥于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于松下綽見之因前詣誰氏子兒特秘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絡臂　填耳　宋彭汝礪詩珍珠絡臂面塗黃柳

易得牆中翠　以馬　三國吳韋曜曰聽其交易吳錄地里志曰哀博爲淮陵長其女得裹牆中瑞珠百餘博封上之詔以賜博

堅火燄光　金剛　禁寶藏經曰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堅也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下詳

沫　鯉魚涎　南越志本難詳九芒注

不如泥丸　翅鳥　南越志大秦土人珍之

彈于飛肉有所用也　東方朔記曰珠彈不如泥丸各太元經曰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　江海可行　妍醜皆美　上詳二傳眞臘獻萬年蛤　飛燕外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皆美艷帝以蛤賜后珠賜婕妤　雲空月影　波中日光　眞物彙龍云西域琉璃珠投之水雞深淵皆可見望之如雲空月影　夢溪筆談云揚州新開湖時有一蚌夜忽放光自吻中如掛一金線頃之鼓吻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外林木皆有影如初日照遠近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速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熒熒有芒燄人呼謂日光珠

原無足自致　新序曰舟人對晉平公曰珠出江漢玉出崑崙無足而自致也　無脛而走　漢書東觀記

難得之貨　希世之寶　燈燈珠光　採珠

時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輔政還章妻子故鄉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亡珠

和熹后時宮中大珠一簏主名不立太后乃親見宮人一一閱察其顏色開示忠信宮人盜者即時首服

棄珠 列女傳朱崖令卒妻息送喪歸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棄其緣幣珠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于初日初當坐繼母請吏搜索得珠問誰當坐者前妻吏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孤欲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駭淚坐之不忍加文又且相讓安知就是乃棄珠而建之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曰諸不得爾邪擇正可得少碎珠耳

得少碎珠 語林王長史道人曰

珠殿 合璧南海

劉龔乘南海珍寶以為殿燭偉人甚耀以火然之雖損銷照一室

拳珠 南越志端溪俚人拳班入山遇一寶珠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物得一珠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高數寸視其正封曰此珠值億萬月餘有西域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使譯問珠價直幾何僧曰一億萬其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謂僧曰珠價誠直一億萬今客久以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問其故曰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行休時掘地二尺埋之念之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

水泉立至故軍行常不渴自亡珠後每苦渴僧命掘土藏珠試之果然泉湧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其人乃持珠去不台傳帝曰速不台桃干血知所之賜大珠戰為我家宣勞朕甚嘉之賜以大珠

銀鑒 蜑戶採珠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三十五年差廣東布政司起取蜑戶採珠蜑戶給與口糧也

珠五

詩唐李嶠詠珠詩曰燦爛金輿側玲瓏玉殿隈昆池明月滿合浦夜光迴彩逐靈蛇轉形隨舞鳳來甘泉宮起罷花婿望風臺 崔曙明堂火珠詩曰正位開重屋凌空出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難滅雲生望欲無遙知太平代國寶在名都 耿湋省試驪珠

詩曰是日重泉下言探徑寸珠龍鱗今不逆魚目也應
殊掌上星初滿盤中月正孤酬恩光莫及照乘色難逾
欲問投人否先論按劍無儻憐希代價敢對此冰壺

獨孤綬賦得沈珠于淵曰至道歸淳樸明珠被棄捐失
真來照乘成性却沈泉不是靈蛇吐猶疑合浦旋岸傍
隨日落波底共星懸致遠終無膠懷貪遂息肩欲知恭
儉德所寶在唯賢　鄧陟賦得珠還合浦曰至寶含沖
粹清虛映浦灣素輝明蕩漾圓彩色玢瑜昔逐諸侯去
今隨太守還影搖波裏月光動水中山魚目徒相比驪
龍乍可攀願將車飾用長得耀君顏　張籍賦得罔象

得元珠曰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離婁徒肆目罔象
乃通元皎潔因成性圓明不在泉暗中看夜色塵外照
情田無脛眞難掬懷疑寶易遷今朝搜擇得應免媿晴
川　王損之賦得濁水求珠曰積水非澄澈明珠出易
求依稀沈極浦想像在中流瞪目思清淺褰裳惜暗投
徒看川色媿空愛夜光浮月入疑龍吐星歸似蚌游終
希識珍者採掇冀冥搜

項斯賦得濁水求珠曰靈魄自沈浮從來任濁流願從深處得不向暗中投圓月時堪惜滄波路可求沙尋龍窟遠泥訪蚌津幽是寶終知貴唯恩且用酬如能在公掌的不負明眸　崔藩賦得

況人　元郭鈺詩曰珠連魚目知誰識劍吐龍光不自藏　釋至仁詩曰豈無大士同香飯會有神龍獻寶珠

賦　梁吳均碎珠賦曰寶月生焉越浦隋川標魏之美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麗亦綴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時獨皎珮而騰天瀛淮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于川之隈視圓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芒昧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宜珠之形兮（一作珠兮）不復全撫陸離之瓊佩乎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璿燭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玉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亦舒又聞斫壁之獨照

暗投明珠曰至寶看懷袖明珠出復收向人光不定離掌勢難留皎澈虛臨夜孤圓冷瑩秋徐來驚月落疾轉怕星流有類甘瑕棄無媒自暗投今朝感恩處將欲報隋侯　莫宣卿賦得水懷珠曰長川含媚水波底孕靈珠素魄生蘋末圓規照水隅淪連冰彩動蕩漾瑞光鋪夜迴星同貫秋清岸不枯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軀合浦當還日恩威信已敷　元稹採珠行曰海波無底珠沈海採珠之人判死採萬人判死一得珠斛量買婢人何在年年採珠珠避人今年採珠由海神海神採珠珠盡死死盡明珠空海水珠為海物海屬神神今自採何

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雲之可尚當與碎珠
而同棲　唐王泰明珠賦曰歷衆珍以探美惟明
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熠熠以照物勢規規
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逐明月而
虧全色奪琉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遊女弄漢
皐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
必通去映魏車之裏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
蛛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渝奇如可賞觀之則符彩溢目
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驪龍仙帝歸之象罔豈
直水懷川媚夜光晨朗而已哉偉夫宛轉周流通冥洞
幽物有求於我我于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酬于
漢室靈蛇報德將我答于隋侯　張隨海客探驪珠賦
曰觀其發迹潛往澄神默想俄逕寸以盈握倏光輝而
在掌初解積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
鮫人之慷慨殊赤水之罔象　尹樞珠還合浦賦曰駭
浪浮彩長川再媚廻夜光之錯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
漢女之懷寧泣鮫人之淚于是煥清瀨輝淺灣奔璀璨
走斕斑豈能與石前却隨流往還泛連波之下盈一水
之間而已哉　陸復禮珠還合浦賦曰宛若中流昭然
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致盈虛無朕不隨月

魄以哉生徙反有孚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迹罔知其實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爲人利也且一貫以繩珍與衆共之雖十斛而不匱　令狐楚珠還合浦賦曰發潤洲蘋增輝岸草水容益媚澤氣彌好川寶效珍地寧愛寶隱現諒符乎龍躍虧全非繫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可以表天子之至道　王季友商丘開泳得明珠賦曰握照乘之珍出重泉之濱星輝耀掌雲彩環身當太陽之益照射衆象而驚新虛白無瑕粲瓊華而納景清規半瀉炯冰狀而流津　呂穎西域獻徑寸珠賦曰彼珠之靈積陰之魄稟金氣而堅固韞

河潤之耀澤布指而大小無差洞物而纖毫不隔逈夜常滿初月每讓其圓明爽曙欲凝高星自掩其孤白信殊方所秘亦希代難致將配天光以輔三助皇明而照四　楊濤蟻穿九曲珠賦曰始蠢蠕以中出稍連綿而外延豈不以內彼鴻輝曳茲纖縷繞容小徑乍見規行之迂宛轉而進縈紆是尋似登折坂之峻如出重泉之深始九折以漸達終一貫而克任去似洞中方遊剖蚌之質動殊牀下突聞鬬牛之音是知聖者之使宛如窮理誠在小而冈遺偉入微而有以蟻周遊而在內進必束身絲抽繅以貫中出如繞指詰屈若茲周流出

之當曲轉之中才可容髮既旁通之後亦既牽絲苟柔弱之暴引則綠繞而雲鬟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藻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曜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爲宮被綠苔以重纓挹奔星之光芒橫流瀣之精英朱散影兮扶踈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而移枝羣犬愕兮爭鳴于是邛人齊呼上流俱起撫鴻量以先趨領曾筍之已試連徽挺杈灑網持紲雖鑑其眷睫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惜造形而已逝而況伏現靡時倏彼倏此與蛟龍之爲朋曾風雨而作霽

崔伯易珠賦 序詳對偶注中 曰其

唐銘晉江統珍珠銘曰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金一作令生廉聲以彰

唐贊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虧盈協氣晦望

貝一

唐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而廢貝行泉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毛詩義疏曰貝鼈龜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黑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

以爲杯盤寶物也 晉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鼖鼓在西方 原爾雅曰貝居陸水在水蟲音大者魷魚音尤小者鰿音積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元貝胎貝黑色者 餘蚹黃白文蚹音治黃質白文 餘錢白黃文黃文貝也詩成是貝錦則紫貝也紫爲貴黑爲文點也 蜬蛇蜿博而頒匡軌反中央廣兩頭銳蟲蜬大而險蜎小而惰惰徒卵長而狹 山海經曰陽山蜀洛之水注于蓄之澤中多文貝 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貝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文貝 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每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爲貨 晉宋書曰大貝王者不貪財寶則出 南史曰南海有婆利國在廣州東南二月日行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則大硬 原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大貝 鹽鐵論曰敎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 晉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楚詞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河伯 原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以魚鱗蓋畫龍文紫貝作闕者丹其宮之義也

生東海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于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禎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啄蟬瘠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燕罽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親童子黃脣黠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人善驚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渥貝使虐黑鼻無皮是也瞬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臟內殼赤絡是也瑩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貨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

有所益

貝二

原 尚書大傳曰文王因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于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貝百馮詩作百朋 增事文類聚曰魯僖公時淮夷獻大貝南金見魯頌 三輔故事曰始皇葬驪山起高陵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珠爲月水中多文貝 原 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佗書及衣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難僑大貝文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采耀光流恩雕莫加欲琢匪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南方記曰斑貝贏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五寸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沈懷遠南越志曰潮陽南有小水注海濱帶曾山其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續文獻通考曰金異珍庫掌御用珍寶后妃公主首飾寶貝等 又曰元趙天麟上策曰方今纂組錦綾金珠璧貝未嘗無之 明長洲王錡寓圃雜記曰吳中素號繁華凡上供錦衣文貝之物歲

貝四

增百卵詩經錫我百卵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卵者得重貨也　五品詳前一

白蓁續文獻通考元天子夏服凡十五等服白毛子金絲寶里則冠白藤寶貝帽　黃牙服珠子褐七寶冰龍答子則冠黃牙忽寶貝珠子帶後簷帽　鷹啄　蟬脊並詳前一

原贊晉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人大小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珊瑚一

原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神契曰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　增山海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沈水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

原晉書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四方各數千里有城邑屋宇珊瑚爲梳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獻珊瑚佛像　增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　唐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中八百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大船沈鐵網水底發其根取之有高三四尺者　廣雅曰珊瑚珠也　西京雜記曰衍蒙嘗見珊瑚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岐將至其顛則交合連理仍紅潤有縱紋亦一奇物　原元中

記曰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底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增 廣志曰珊瑚有長者爲御車柱出西海底 孫氏瑞應圖曰珊瑚鉤者王者恭信則見一本云不珍玩弄則出 又曰明暹羅烏思藏錫蘭山俱貢珊瑚古里貢珊瑚珠

珊瑚二

原 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四百二十六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絳火柏至夜光景昭然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命曰女珊瑚 增 漢武故事云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青珊瑚爲枝 晉書云石崇王愷爭豪武帝賜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枝幹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意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出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根條柯絕俗光彩曜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珊瑚 增 歸田錄宋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者即竊之公乃榜家庭以十千購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

十千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五年吳越王錢鏐遣使貢犀角珊瑚 又曰明世宗嘉靖十九年雜谷安撫司貢珊瑚

珊瑚三

【增】連理 宋記曰大明七年鬱林郡生珊瑚連理樹 作枝徐陵玉臺新詠序云玉樹以珊瑚作枝 映綠水 潘安仁石榴賦曰似長離之映綠水 煥翠英 傅元紫華賦云炳參差以照耀兮何光麗之難形 晞艷捷于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栖碧雞 班固兩都賦曰珊瑚之樹上栖碧雞 繫鐵貓 花木考曰珊瑚生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長漸變黃以絲繫五爪鐵貓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初得肌理軟脆見風則勁硬無用紅色者爲貴若失時不取則蠹敗

珊瑚四

【增】詩 唐韋應物詠珊瑚詩曰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 元趙孟頫詩曰仙人海上來遺我珊瑚鉤晶光奪凡目奇采耀九州自我得此寶畫玩夜不休

瑪瑙一

【原】廣雅曰瑪瑙石次玉 【增】格古要論曰瑪瑙出北地南番西番以紅多者爲上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花者謂之花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紅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俱貴有淡水色謂之漿水瑪

瑙有紫紅色者謂之醬班瑪瑙有海蜇色鬼面花者俱低 魏略曰大秦國多瑪瑙 元中記曰瑪瑙出月氏國 廣志曰瑪瑙出西南諸國 潛確類書宋周公謹云見瑪瑙杯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鱓魚一條其一純紅中有白鱗魚一條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故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續文獻通考曰金制庶人不得用瑪瑙之類爲器皿及裝飾刀把鞘 又曰元至元九年置大都等處瑪瑙局管領瑪瑙匠户五百有奇 又曰明日本琉球常貢瑪瑙

拾遺記曰帝顓頊時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瑪瑙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于中國有者一云瑪瑙者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黃帝時有瑪瑙甕盛時猶在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瑪瑙石爲瑪瑙勒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盜發張駿陵得瑪瑙鐘槌 北齊書曰武平中除傅伏爲東雍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來報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鍾來爲信伏不受

合璧曰唐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小吝　潛確類書曰宋周公謹云越人董六千蓄紅瑪瑙一塊徑二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汩汩然蓋中虛有水在內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宗天會中獲宋內府圖書印三十八內封字一御畫一二面並瑪瑙元史鐵哥傳成帝即位以鐵哥先朝舊臣賜以瑪瑙椀謂鐵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

瑪瑙三

增竹葉明曹昭格古要論有竹葉瑪瑙石　柏枝潛確類書曰瑪瑙出西洋者名番瑪瑙紅色為佳內有柏枝及五色纏絲者勝白者最殿今雲南處處有之名土瑪瑙蓋玉之賤者　縐文陸機詳柏枝注　纏絲詳縐文注

瑪瑙四

增詩宋蘇軾詩曰瑪瑙盤承金縷杯

原賦魏文帝瑪瑙勒賦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瑪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沈光內灼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固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

華勒用成駢居別趾煥若羅星　王粲瑪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阜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驎驥之徵儀則　增陳琳瑪瑙勒賦曰託瑤溪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

瑠璃一

原廣雅曰瑠璃珠也　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　增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瑠璃鏡　續漢書曰哀牢出火精瑠璃　原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增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于是採礪山石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宋書辟瑠璃王者不隱遇則見　又曰須瀰之山有吠瑠璃焉火不能燒金不能破或云是金翅鳥殼

原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宮　廣志曰瑠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

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晉歲時雜記曰隴西窮州賣藥朱家燈號爲天下第一以瑠璃爲諸物之形 續文獻通考曰明古里貢瑠璃椀

瑠璃二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拾遺記漢武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瑠璃作之光明洞徹又曰漢成帝爲趙飛燕造湯殿綠瑠璃爲戶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瑠璃屏風 晉諸葛恢集詔荅恢令致瑠璃椀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瑠璃窓內坐實密似

疎奮有疑帝問之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又曰武帝嘗幸王武子家供饌盤悉用瑠璃器 又曰王敦尚主至石崇舍如廁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 鄴侯家傳曰唐代宗大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瑠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又破元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 五行志五代廢帝悉書清望官名投于瑠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首得盧文紀欣然相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江湖間小龍號靈異崇寧中發運使以香奩攜至都天子異之取大瑠璃盒貯龍

親加封識降付都門外小龍祠中封識如故變化去矣

瑠璃三

畫 五色 十種上下並詳前一

投錢 太平廣記唐貞元中揚州市坊有丐者自稱胡僧兒懷中出瑠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此滿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此瓶項如葦管與之百錢投之琤然矣瓶項如葦管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中大如粟粒衆異之復與千錢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鹽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駐車觀之綱主戲曰爾能令諸車入歷歷如行蟻至數十車綱人駐瓶中乎婿兒曰可乃微開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悉不見婿兒即踊入瓶綱官大驚以挺撞瓶破無所有後月餘有人于清河北逢婿兒部領車乘一趨東平而去

行酒 晉書曰汝南王驎公卿以瑠璃鍾行酒及崔洪洪不肯執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義之義

盛露 洞冥記唐同昌公主以紅瑠璃盤盛如晝

流離 漢書為流離瑠璃

清 潛確類書瑠璃

徹 世說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椀謂周伯仁曰此椀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椀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貴耳

瑠璃四

擅 詩唐元稹詠瑠璃詩曰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

賦 晉潘尼瑠璃椀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觀王母訪仙童取瑠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元儀以取象準三辰以定容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爛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

過金石勁邁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車渠一

原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增 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

原 蘇子曰車渠瑪瑙出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 元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廣志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增 西域記曰西域重堂殿檐皆以七寶飾之車渠其一

又曰車渠西國重寶形似蜂蛤

車渠二

增 蠙升 鴻遠 工處消車渠蟬賦曰温若蟠蠙之升天耀似遊鴻之遠繇 作杯古令

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爲酒杯 飾堂詳

車渠三

原 賦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屬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于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内曜澤温潤而外津體貞剛而

不撓理條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晉陳思王車渠椀賦曰惟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湍光如激電景若浮星何神怪之環瑋信一覽而九驚

璅瑁一

原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璅瑁爲獻

增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璅瑁背背文也

史記曰江南出丹砂犀象璅瑁珠璣

漢書西域傳贊曰故能覩犀布璅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拘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

原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璅瑁釵

增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璅瑁

原廣志曰璅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　南州異物志曰璅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如藩簏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取作器則煮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冷乃以梟魚皮鮫治之後以枯條木葉瑩之乃有光耀

增續文獻通考曰金皇后犀冠上玉簪一下璅瑁盤一　又曰元璅瑁局大使至元十五年置　又曰明沙羅貢璅瑁殼

璅瑁二

涼史記曰趙使于春申君欲誇楚爲璅瑁簪劒器悉飾以璅瑁

增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臨朝立方珠玉犀

象璅瑁雕鏤之物皆絕　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如西
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
馬控帝運拳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
璅瑁牀上臥　又曰廬陵王爲湘州刺史在鎮營造服
飾多違制度作璅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還都　杜陽雜
編唐敬宗時南昌國進璅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
之盛夏貯水令滿遣嬪御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璅瑁三

增　獻檻　唐書曰憲宗朝訶陵國獻璅瑁檻生屏等　爲床　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璅瑁爲床
天竺出　後漢書曰天竺國出象屏璅瑁也　海中生　吳錄曰嶺南廣州寶縣濱海中璅瑁似

龜而大　文甲　西域傳明珠文甲文甲即璅瑁也

璅瑁四

詩　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璅瑁釵
賦　晉潘尼璅瑁椀賦曰有璅瑁之奇寶亦同旅于介
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
尾于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
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
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逾嶺千億挺葉荒巒摘
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煇絕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
靡對文不煩于錯鏤采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

詳　潘尼璅瑁椀賦也　綺波

犀象之能遽

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璅瑁簪

書口高文與婦書曰今致璅瑁梳一枚

序陳徐陵序曰珠簾以璅瑁爲壓

水精一

廣雅曰水精謂之石英　潛確類書曰水精千年水也倭水精第一南水精白北水精黑信州水精濁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注今水精也　續漢書曰哀牢出水精　魏略曰大秦國一名黎難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元史獻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繖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賽典赤以爲言帝稱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廣志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關　拾遺記曰鬱夷國于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户牖以水精火藻爲階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精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　太平寰宇記曰幽州密雲郡都管有水精是寶出昌平縣　續文獻通考遼時貢寮緊帶以金玉水精靛石綴飾爲之　又曰明錫

闕山蘇門荅剌等國貢水精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多年老冰爲水精然日本國有青水精紅水精則水精非冰也明矣

水精二

增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爲泥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馬侍中嘗寶一水精椀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舍之立愈　宋邵氏聞見錄楚元輔家藏一水精中有杏一枝希世之寶也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會中獲宋水精寶一　元史不忽木傳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請遣使諭以禍福交趾感懼謝罪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沈水假山象牙鎮紙水精筆格而已

水精三

增杏枝詳前　水葉明雲煙過眼錄曰宋葉森家舊有一枝隨水傾瀉　燈籠東齋記事宋劉酌待制爲通判嚴明通達謂之水精燈籠　如意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鄧夫人頰　瓜寒瓜霜水精寒　花露花露水精詳見合璧　契瓶九國志蜀王宗壁水精瓶廣尺直李氏欲買之海客邀善價數倍　龍造宗錄曰海客有水精持錦衾至宗錄索衾與海客共觀歎其纖細久之龍因

目從昔拾遺記魏明帝時有漱金鳥性畏寒處
挈瓶去爲户之小屋水精爲户内外通光名辟寒舍
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傾瀉詳水葉注
金磊砢

水精四

晉詩唐韋應物詠水精詩曰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
持來向明月的皪愁成水　王建水精詩曰映水色不
別向月光還度傾在荷葉中有時看是露　羅維水精
環詩曰王室箴長慶環中得水精任圓循不極見素質
仍貞信是天然瑞非因樸斲成無瑕勝玉美至潔過冰
清未肯齊珉價寧同雜佩聲能衡任黃雀亦欲應時鳴
賦魏劉楨清慮賦曰入鐐碧之間出水精之都上青

飛之山蹈琳琅之塗

琥珀一

廣雅曰琥珀珠也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
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
其方人以爲枕出博南縣　續漢書曰哀牢出光珠琥
珀　與略曰大秦國多琥珀　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
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帝以琥珀筒盛之　元中記
曰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爲琥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
地中千年化爲茯苓又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
今泰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

或云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琥珀拾芥　續文獻通考元大德十一年博士議宋制天子服冕上綴玉爲七星傍施琥珀

琥珀二

拾遺記曰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飛翔　宋洪遵侍兒小名録曰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言骨節自鳴也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琥珀枕甚光麗

時諸將北征需琥珀治金瘡上命擣碎分付諸將　山堂肆考曰石虎爲浴堂以碱砆爲題琥珀爲杓　元黃文獻公集大德中嘉興張樞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樞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如其請奏授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户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止其登陸處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畜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于宸慶殿

琥珀三

和獺 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鄧夫人頰令太醫療之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之遂差

燒蜂 西域諸國志曰摩盧水邊沙中有細腰蜂窠燒治以爲琥珀

刻雞 神農本草經曰取雞卵黃白混雜者熬煑及尚軟者浸酒漬數宿既堅內琥珀粉中佳

琥珀 四

詩 宋梅堯臣詩曰松液爲茯苓又因爲琥珀遇物必得形毛髮曾不隔 元郭鈺詩曰日射水精江石白雲封琥珀嶺松青

賦 魏左思蜀都賦曰琥珀丹青江珠瑕英

贊 晉郭璞贊曰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

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玻瓈一

記 元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玻瓈玻瓈寶生高峯難得紅色最貴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玻瓈宮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千歲積冰結爲玻瓈一說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瓈則否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奉宸庫中玻瓈母二大箠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眞廟朝物

也諸瑠以意用火煆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　續文獻通考金庶人不得以玻瓈之類爲器皿　明徐常吉事詞類奇曰今朝鮮諸國皆出玻瓈

玻瓈二

梁四公記云武帝時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瓈鏡　唐書曰高宗二年十二月拔汗那王獻碧玻瓈龜茲王素稽獻銀玻瓈　太眞外傳李白進清平調太眞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州所獻葡萄酒

玻瓈三

酒色　花點　潛確類書曰玻瓈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冰精相似器皿皺雨點花兒者是眞其用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與瑠璃相似　積冰　盛乳　並詳前一

玻瓈四

詩唐李賀詩曰羲和敲日聲玻瓈

雲母一

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棘　注曰取大雲母塗足下踐棘不能刺　抱朴子曰雲母五色其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砂宜以季夏服之　本草曰雲母一名磝磝純白者名

嶙石可四時長服　洛陽宮殿記曰宮中有林商觀皆
雲母作窓日照之煒煒有光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
有雲母向日照之光耀　地理志曰琅邪定山出雲母

雲母二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練食雲母　三齊記曰東
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爲名安期先生常所遊
餌　西京雜記曰幽王冢甚高羨門開皆是石壁撥除
深入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人縱橫相枕籍皆不朽惟
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臥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後漢書曰鄭弘爲太尉第五倫爲司空初倫爲會稽
召弘署督郵每朝弘曲躬自卑帝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
先生名都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
山谷斷食三十餘載惟以澗水服雲母屑　唐書曰吳
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服雲母
散　又曰尉遲敬德飛鍊白石開居服雲母散

雲母三

致水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　散星　春秋運斗樞曰
水注雲母可致水　樞星散爲雲母　三
雲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母帳雲幄　五色　詳前
輦　晉公卿禮秩曰賜大輦安平王雲母輦　賜
名船　晉書闕名曰舍充池中有雲母船　錢

班　水露玉建平典術曰雲母有五合其色青黑謂文
名雲沙青白赤雜色名曰雲英如水露黃白
雲母根也其中黑校斑如錢名雲珠黃白而赤重厚名陽起石
磷石第二類第三
壽五千服雲母英第五雲光服磷石
同
保

素一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
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屬　范子計然曰白
素出三輔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
能自治於亂世　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云齊紫敗
素也而賈十倍　漢舊儀曰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
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曰素裹　宋玉
漢宮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繚縑表曰素裹　宋玉

賦曰東家之子腰如束素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藍之染素　唐代宗大曆中敕曰朕思以恭儉克已敦樸化人每尚元素之服庶齊金玉之價

素二

晉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　原東觀漢記曰鄭據守正盡節賜素六十疋由是顯名　晉又曰劉向典校書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原漢班固與弟超書曰今賚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闌登　漢揚雄荅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雒常把三十弱翰賚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素三

原東腰　攫手　洛神賦曰纖腰如束素　古詩曰纖纖攫素手　晉挾瑟　授絲　梁書曰張欣泰輒着鹿皮冠挾素瑟有以啓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辨物論曰縑帛則授以素　武侯素輿　元忠素箏　忠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　諸葛武侯乘輿素幔葛巾毛扇指揮三軍　北魏李元

素四

原新製素皎潔如霜雪　古詩云呼童烹鮮魚中有尺素書　又漢賦云非尺素之所載　工織縑素　並見素五　尺素　古詩　晉五素　詳素二　改爲素

晉書要事云議立秋應讀振素陸士衡擬古詩華容
令不應着細績改爲素一何冶揮手如振素
油素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竹素張景陽雜
詩游思竹素園又竹素杜甫山水障歌對此融心神知
君重重素又送詩深心託毫素比素
高部新書韓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霜素
詩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比素又詳後數五
戴將畫松石序暴請兩素願攜奇蹤蒙素綠詩端
然潔白心陸龜蒙東園素柳宗元詩染
中詩玉宸三素李商隱詩三素雲中侍玉樓又
蘇軾詩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

素五

原詩古詩曰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
人復何如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

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增唐韋應物詩曰
殘丁委篋篋餘素經刀尺 杜牧詩曰寒衣一匹素夜
借鄰人機 元倪瓚素衣詩曰素衣湟兮在彼公庭載
傷迫隘中心怔營

原賦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除懸月暉水流清桂
露朝滿涼襟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
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致弱
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援香杵叩玫砧擇鸞聲爭鳳音
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
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颭之

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修長袖于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寘恐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筒已緘而更結

錦一

原 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一作劉澤弟 增 又曰錦襄色織文也 原 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相助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增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騏馬衣文錦 周禮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辨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又玉藻曰君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又曰居士錦帶 范子計然曰錦大出陳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多少皆予之商丘開入火往回而身不燒 子思子曰管仲繢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 尸子曰夫捨絲而衣之為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抱朴子曰籍儒董鄧猶錦紈

之裹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制暑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錦襞未若堅完之常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寸錦細碎之珍　原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衣服衣毛皮今則厚斂百姓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　增漢書景帝二年下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又曰賈人母得衣錦　原漢官典職曰尚書入直中官供錦帳　又曰虎賁中郎將古官衣紗穀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原魏文帝與羣臣論蜀錦書曰前後寖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詡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筰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墻猶在　增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　原陸翽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菜黃小菜黃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核桃文錦或青緺或白緺或黃緺或

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互交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鑪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而治好者矣　唐書曰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惠借以爲詞　又曰唐代宗大曆中敕曰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端錦琱背及大繝錦竭鑿六硬以上錦並宜禁止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文字綾錦花紋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錦二

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有因祇國獻女工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而受

之

左傳曰狄滅衞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飾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緻細者以二丈爲匹行故曰兩蓋二十匹

又曰晉侯先歸公享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重於美錦

又曰晉合諸侯次於衞地衞

人使屠伯饋叔向羔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衞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羔反錦

又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又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又曰吳人藩衞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典略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原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增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

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原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匹紺地句文錦三匹倭獻暴文雜錦二十匹　增魏武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錦袁二領　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淺敵之資惟仰錦耳　原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　增吳志曰蔣欽字公奕爲右護軍孫權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敕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又曰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綵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侈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卒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贈于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甥胡母暢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　拾遺記曰吳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于指間以絲絲爲雲龍虯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張溫表曰劉禪送臣溫敦錦五端　王隱晉書曰袁

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勖勖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幀　又曰石季龍僭立遷都於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于勒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車　齊書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尺餘既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晝遊

又曰孝武時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陵王駿獻錦一匹　北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　唐書曰王綝字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清肅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出錦三十匹羅五十匹綾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又曰謝延

皓大順中以詞賦擅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又曰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

又曰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匹

又曰封敖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宮錦　又曰裴胄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剥下希恩制貢重異錦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　又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入朝獻錦五十牀　又曰嚴武白崔寧爲利州刺史及武爲劒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寧白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武以奇錦珍具遺獻誠且求寧　又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泛九曲池曳繡爲飄說曰要當稱是林沼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唐西陽編曰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爲之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　唐元德秀視錦繡未嘗求足　盧氏雜說曰唐有錦衣隸宮錦坊祿山亂後人尋其舊坊不收曰如今花樣與前不同遺之　唐樂府録曰康老子嘗

買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冰蠶絲所織錦暑月陳於座滿室清涼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聞郭崇韜破蜀遣宦官向正嗣勞軍正嗣還上蜀簿得文錦五十萬匹　又曰吳越王錢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文獻通考曰宋初因舊制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時服建隆三年乃遍賜百官每歲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十月近臣軍校增給錦襯袍中書門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侯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羣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皇親將軍諸司使庶主以上簇四盤雕

細錦三司副使官觀判官黃師子大錦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諫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師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　宋金坡遺事曰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鸂鶒錦　言行錄曰宋仁宗張貴妃侍上元宴有燈籠錦上怪問曰文彥博所獻上不樂

錦三

原 文龍 朱雀 上詳錦二下詳錦一

坊三署皆數百人有斑文錦西京雜記曰漢武時得鞍轡鏤以金銀以綠地五色錦以為蔽泥

韜杠 東髮 爾雅曰素錦韜旗之杠也郭璞注曰以白地錦韜杠禮記曰童子之飾也繒布衣錦緣

維舟 挽車 韋昭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去以示奢虞溥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舍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鸞章、虎文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亭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下詳

明光 柔滑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施錦一

五色流蘇或用黃綠博山文錦或用紫綠大小明光錦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

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一尺其色五采織為文錦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入水不濡其質輕軟柔滑

飛鴻 文鳥 郭子橫洞冥記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鱗毫為簾有走龍

錦飛鴻錦 馮車 隋帆 漢書曰馮大人出塞以錦車下詳錦一 隋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所乘龍舟錦帆錦纜

增 夜行 晝游 上詳錦二張士貴號州人授號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

原 濯江 鸂石 蜀有濯錦江山有錦石庾肩吾記曰鸂石蜀宮記曰宣帝繫郡邸獄臂上繫身

增 緘鏡 鋪池 西京雜記曰梁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又即人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當以琥珀筍盛之緘以藏里織成錦一司斜文錦李石開城錄唐文宗論德宗奢靡曰開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朝霞錦聘梁 五代史詳錦一

原 鸂鶒 舞鳳 古畫獸錦名 綠錦 杜甫詩曰

四京雜記漢制天子六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綠尤異入水不濡濕下見鱗文帝蜀錦書

獸錦 奪袍 新獸錦貴人謂之綠地翔鳳 玉凡冬則加綿錦紋綠

榜葛剌國下詳錦一

兜羅 蝎鼈 兜羅出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

天馬 蒲桃 杜牧詩贈以天馬錦

錦二十四匹　盤龍　對鳳　獅子　麒麟　皆錦名　原買臣

衣衛人　魏武帝拜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曰如衣錦還後漢光武封景丹爲櫟陽侯並如此

錦二十

石崇池塘採大柳葉飼蠶于池中池中有挺荷大可闊三四尺雖經風吹不能傾蠶大五六寸經十五月即入荷中成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故謂靈泉蘇東坡詩天孫爲織雲錦裳　大軫國以五色絲光華十樣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迴文織出鳳穿花紅述陽帝帆邊日絳奪勝王閣外霞安得佳人唱金縷繡頭醉舞柳腰斜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李賀出逐小奚奴特古錦囊遇所得詩投之著宮錦袍妾若無人作畫錦堂李白月下乘舟宋石著宮錦袍國公作畫錦之堂于後歐陽修記大承相魏國公作畫錦堂記石家步障輟耕錄云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皂而一

錦四

寄詩　實酒妻蘇氏善屬文苻堅時酒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詩以寄酒宛轉循環文理悽惋　獻須　新羅員德襲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員德織錦爲須以獻　織貝　厥篚織貝　織毛　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　貢禹　文錦之屬　織錦　注送者謂諫子第妻妾　貢束　儀禮婚禮勇享歸之束錦束錦聚　補黻　文　文織　錦繡之屬也見周禮　章衣　詩衣錦褧衣裳　斐成　文選貝錦斐成濯色江波　靡麗

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　晉紀云王愷作碧紗步障四十里石崇爲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吐蕃貢波斯　大食飴黠吐蕃其所貢波斯錦　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駝乃勝既不可兼負乃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飴黠戛斯

織縟　精粗中數　廣狹中量　如貝之文　若金之
價　盈尺有幅　衰文成匹　晉具端古詩具端無停織挑
字古詩云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窗羞
收寸　思婦元稹詩改張思婦錦　秦女李白詩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
曹毘才　曹毘才如明光錦　瑞錦杜甫詩瑞錦送麒麟　寸錦蘇東坡詩百衲
障泥錦　騄綠地障泥錦

錦五

晉詩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前秦苻堅秦
州刺史竇滔妻蘇氏織錦廻文七言詩曰仁智懷德舜
虞唐眞妙顯華重雲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
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士感矚怨路長身惟閔已處

幽房人賤爲女有柔剛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
冰霜新故惑意殊面牆春陽熙茂離蘭芳琴清流楚激
弦商秦曲發聲悲摧藏音和永思惟空堂心憂增慕懷
幔傷　唐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
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鄭谷錦
詩云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花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
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
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　文君手裏
曉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
畫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

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科名　元薩都剌題壽監司所藏美人織錦圖詩曰蘭閨織錦秦川女大姬啞啞弄機杼小姬織倦何所思簾幕無人雙燕語成都花發江水春門前馬嘶車轔轔髻鬟兩珥看欲隨蛾眉八字畫不伸良人一去無消息冰蠶吐絲成五色柔腸九曲細於絲萬縷春愁正如織綺窓睡起聞早鶯西樓月落金盤傾暖霞拂地海棠曉春雪潑戶梨花晴日長深院機聲動梭影穿花飛小鳳水心驚起鴛鴦飛花底不成蝴蝶夢織織玉指柔且和香鉤小襪裁春羅滿懷心事付流水盪日雲錦生層波佳人自古多命薄風裏楊花隨處落豈知醜婦嫁田家生則同衾死同槨君不聞長安市上花滿枝東家蝴蝶西家飛籠中鸚鵡喚新主門外侍兒更故衣我題此畫三嗟吁百年醜好皆虛無排雲便欲叫閶闔為我獻上豳風圖　迺賢題張萱美人織錦圖詩曰織錦秦川窈窕娘新翻花樣學宮妝窓虛轉軸聲滑腕倦停梭粉汗香雙鳳迴翔金縷細五雲飛動綵絲長明年夫壻封侯日裁作宮花遠寄將　楊維楨題織錦圖詩曰秋聲未寄衣絡緯虫寒機斷織曾相戒夫君不用歸　張昱題織錦詞曰行家織錦成染別牡丹花紅杏花白作雙紫燕對銜春一匹錦成過半月持來

畫堂卷復開佳人細意為剪裁銀鐙連夜照鉞鬲平明
設宴章華臺為君著衣舞垂手看得風光滿楊柳蝶使
蜂媒無定棲萬蕊千花動衣袖回回舞罷換新衣新衣
未縫錦下機憐新棄舊人所悲百年歡樂無片時　陳
基織錦篇曰絡緯秋啼金井根佳人當窓織鳳麟流雲
拂拭春無痕頃刻化作鴛鴦文銀漢含風星斗搖虛空
迸出黃盤鵾為君裁作宮錦袍奪得當年盧肇標妾家
本住峯中渚與君共結同心侶人間怪多離別苦夢落
陽臺不成雨腸斷無心為君織向君拋却支機石何時
頭帶蓮花巾相伴雙成禮白雲　又織錦圖詩曰佳人

織錦深閨裏恨入東風淚痕紫三年辛苦織迴文化作
鴛鴦戲秋水秋水悠悠人未歸鴛鴦兩兩弄晴暉料應
花發長安夜不見閨中腸斷時

增賦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曰粵惟姑洗應律
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楊映津晚
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
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
花巧密績縷嫌遲嘲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
成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沈傍清泚朱顏始
映珍篋方啓其始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焉若晴霞色

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勝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
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暖送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
蝶時遶翠綿鶯欲弄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爲禁柳
紅作宮花能使御尉縈障夫人飾車郎宮居而列宿郡
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縠之與輕紗

張仲素廻文錦賦曰昔竇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
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往
冉揉衆綵之絪縕腸迴而緑字初結鬢亂而青絲共梦
萋兮菲兮常屬思於黃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
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黃流之握彩等後素之繪事循

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別既久
怨心有盈錦霞駁而增麗詩綺靡而緣情自發于巧心
素手何慙于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閱迹類
雕蟲文如委緒既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不絕居人言
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實懷字三歲而寧滅是繹是尋
攻乎織絰宛而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爲好表美人之
心倘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榮今　皇甫威廻文
錦賦曰彼美人兮懸隴雲念蓂上之征客廻機中之錦
文千里馳心十年誓志相關山之延夢托丹素而垂意
札札鳴杼紛紛積翠梭曳緒而龍廻錦披雲而鳳至緑

爲芳草怨王孫之不歸紅作鮮花發美人之幽思離披而芳樹搖影煥爛而明霞近榮振素手以鳴機蘭閨霜集斂翠蛾而績縷紗窓月生類乎錦卓氏服以妍精言乎詩謝女慙乎清切心惟念遠將績縷以同縈字是迴文與愁腸而共結笑草露之輕薄勝林花之新吐宛兮麗兮錯金彩以成章寂兮寥兮零玉箸而如雨於是披閣風前光文爛然百花互進五色相宣匪類雕蟲工乎織豈徒悅目寄乎邊寫片心之贈遠代尺素之相傳

閻楚封臨風舒錦賦曰風響清韻錦明色絲閱攢花之麗綵當偃草之驚時拂袖而起翻光益滋始暉暉之

展也俄習習以動之且爛兮則舒爰假不周之力及斐然而異誠同絕妙之詞爾其翻藏言開浸淫遠度蘊鳴梭之巧思比擲地之麗賦暉光亂起如蕩漾之波翻彩狀閃飄若逶迤之霞布當大塊之初發遇迴文之已成奪雲彩耀日晶激飄翮而愈疾動獵獵而增明向水而搖似挂帆之欲去當天而列謂施障之將行況復入座輕冷橫空擊曳當蜀郡之新濯擬潘文而更麗綢繆乍舉時牽素手之中煦嫗潛來遠自青蘋之際晚映花户暗臨洞房簸煙暉之照灼騰藻豔而飄揚裹輕吹鑠流光扇涵和而迴觸攄炳麗而前當藹颯初戾紅明正舒

照瑣窓而粲兮煥雲幄以暉如彩耀克宣諒本因於翦飾精華可玩終亦藉其吹噓善染翰之瑰麗狀臨風之靑蘢 李君房海人獻文錦賦曰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冰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非同幌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啓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遥寫蜃樓之色固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當其綵縷方織鳴梭靜聞絢霞光于陰火綴縟藻于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啓瑤函而駭視方霧穀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蓮舒爛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原夫獻琛方至捧篋員來臨虛庭而障倚洞户以屏開蝶翻翻而誤起鳥盼睞以驚迴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爲貢寧同卷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天庭而照燭向麗景而葳蕤皎潔凝光爰識冰蠶之緒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既而煥彼文章作爲黼黻方可重於遠人寧有譏于玩物

梁皇太子謝敕賚魏國所獻錦等啓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元菟之花 梁元帝爲江夏王安豐謝東

宮賽錦落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
秦川書字妙能入體鄠縣登高眞堪九日宋姬贈馬未
足爲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 又謝東宮賽辟邪子錦
白褊等落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爲豔取映
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
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持比月亂合辭之輝 增
劉孝威謝賚錦被落曰色豔蒲桃采逾聯辭鄂君慚繡
楚侍蓋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
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繡 一

原 釋名曰繡脩也文脩然也 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增 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我覩之子黻衣繡裳
於鵠 又曰素衣朱繡從子 禮記仲秋之月
乃命司服具飾衣裳文繡有恒 又曰所以交於神明
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疏
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 周官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
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 增 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得
衣繡 原 春秋元命苞曰織女之爲言神女也成衣立
紀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 女工之事齊能神天下
故懸以衣人得此氣 增

史記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原漢書
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穀紈綃害女工也　賈誼治安策曰美者曼澤古天子
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　莊子曰子
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犢其可得
乎　原孫卿子曰天子者勢至重尊無上矣衣被則五
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也　范子計然曰古
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
富者綺繡羅紈素縑冰錦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
萬下五千　史記漢趙禹曰富人子無智略如木偶
人衣之錦繡爾　揚子曰今之學者非獨爲華藻又從
而繡其鞶帨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目
見而手卬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
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文吏不能爲儒生也　淮南子
曰繡爲被則譏　焦贛易離之大過曰被繡
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王堂　物理論曰夫論事比類不
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
樂土偶非其趣也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藻龍繡
連煙繡

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徵在乃以繡絨繫其角而去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覆之　漢書文帝紀曰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　史記曰武帝祠太乙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漢御史以繡爲衣故有繡衣直指江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三輔盜賊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白繡綺八千匹　通典曰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絹　魏志曰張既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嘗歎蜀魏未平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可爲久妾能刺繡作列國圖乃于帛上寫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進于吳王時人謂之鍼絕　晉書曰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　原晉東宮故事曰太子納妃有絳杯羅繡幅被一　增晉中興書曰中

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憲爲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時賜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饋

繡三

原 衣馬　藻龍史記曰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席之以露床啖之以棗脯

藻龍甘泉宮名詳繡一　備采　典絲周禮云五采備謂之繡　又云典絲宜文繡

刺文　罷織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漢哀詔齊三服官諸織綺繡雜成女工之物皆止無有所輸也　加五采　成六幣王充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鍼縷之飾則文章煥燿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五色之功　周禮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辟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繡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以贈此

增 漢使衣　唐妃刺　王詳繡二　明皇雜錄云唐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故杜甫詩曰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

六管動飛灰　賜囊一雙　致華一量　班固與竇將軍牋曰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槃囊一雙慕容皛與和書曰今致繡韝一量

繡四

增 芙蓉　杜甫詩褥隱繡芙蓉　霧縠　歐陽詩霧縠轟舒文繡　繡裳　詳繡一　繡帽　李晟詳錦　原 御史之服　詳繡二　夫人之衣　衛懿公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三子也繡取其文章順序二三子大臣

增 王忳繡被　字少林新都人游學京師遇生病以金十斤相贈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繡被有馬突入馬主訪至因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共迎喪金封識如故衆皆義之　陳孺曝繡　孔帖云陳孺每曝衣純繡不可勝計　張率賦繡　梁張率作

九文　難從衣馬之奢　宜禁被牆之僭　充邦國之　綦組

警具見周官　禁商賈之衣亦聞漢詔　與繡同文爲天子之服書曰黼黻絺繡　映驄俱麗爲御史之衣

繡五

詩梁沈約領邊繡詩曰織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裏枝麗色倘未歇聊承雲鬢垂　唐李白詩曰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　元元好問倦繡圖詩曰香玉春來困不勝啼鶯喚夢幾時應可憐麟額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

陳旅題春宮倦繡兩圖二首曰上陽宮樹奏鶯簧蛺蝶羅衣逗暖香睡思已隨巫峽雨綵絲偏與日爭長　綠樹垂垂護寶闌牀頭翠帕幕雙鸞阿驤可是無情思又見春風到牡丹　又題趙叔隆倦繡圖曰龍綃碧幮挂秋水藕風吹香團扇底琵琶彈歌宮畫長釵落雲邊九雛紫二姝誰是薛靈芸繡得金塘兩鴛似宮奴夕殿喚更衣露濕銀牀響桐子　李俊民題周昉內人圖倦繡詩曰心情猶在未收時却顧花間影漸移不道春來添幾線日長只與睡相宜　陳基題倦繡圖詩曰宮門深鎖書偏長嬾把春雲繡作裳恨不將身化蝴蝶長隨飛絮近君王　楊維楨繡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癡

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鍼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
到死春蠶始絕絲　又理繡詩曰揀得金鍼出象筒鴛
鴦雙刺扇羅中却嗔昨夜貍奴惡抓亂金牀五色絨

原賦梁張率繡賦曰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
莫先於黼黻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
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爲文神仙成象總
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
爲形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踈明若春隰之揚藹似
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韻紫亦表元而裏素間綠竹與
蘅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

婿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
丹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誰離乎澆薄

絹一

原釋名曰絹絹也一音古賢反又音古兩反其絲厚而踈也　廣雅
曰繁總鮮支穀絹也

增說文曰絹似霜　原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匹秋賜絹二百匹　後魏
書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絹縑帛　晉故事凡
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屬諸
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户一匹以其
絹爲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爲侯奉其餘租及舊

調絹二戶三匹綿三斤書爲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官自如舊制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當輸疎布當綿絹者縑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三斤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端令任服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絹二

搜華嶠後漢書曰董承密招白波帥李岳等擊破李傕等乘輿乃得進承具舟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宮以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原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搜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穀猶無所益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

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為平準耳官豈少此輩物耶

洪貸絹百匹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又曰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田豫輒送官乃密懷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後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絹五百匹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為汝南太守能官歸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慼豫宿恩過拜之健步慇懃貧羸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絹數千匹餉豫豫

一不受

魏志曰趙儼為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豫州諸郡多受其命惟安陽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斂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絲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

又曰孫禮為揚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禮身跣白刃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

又曰景初中賜倭土王白絹五十匹

吳志曰

丹陽大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初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匹亦足用耳後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盈足

吳錄曰袁博爲太守黃君奏爲孝廉爲華令以俸祿市縑絹餉黃君家黃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華令家餉

辰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驂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盜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匹

增 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著黃絹單衣來與節言 又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萬匹其餘莫得此比 又曰劉實爲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匹絹 干寶晉記曰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卓曰是華侯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辰 又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

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
質曰是我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增 又曰荆州刺
史庾冰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匹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原 又曰桓溫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
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浚無虞五
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人詣
主簿習鑿齒曰今受旨自裁乞爲標揭棺木問其故曰
賜絹令僕自絞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
死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
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告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儒

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增 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潯
陽人太守干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
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世
說曰王經字彥聿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
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 又曰范宣潔行
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
裂二丈與之云寧可使婦無裩耶范笑而受之 趙書
曰石勒參軍周雅爲館陶令盜官絹數百匹下獄後每
設大會使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爲何官在
我俳中曰本館陶令因斗藪單衣曰政坐是耳故入汝

輩中以為大笑 宋書曰阮佃夫幸專權有人餉絹二百匹嫌少不荅以書 又曰李安民行南齊州事城局參軍王廻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嚴限峻人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匹橫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齊劉懷珍帝以白騶馬齧人不可騎送馬與之懷珍報百

匹絹或曰多懷珍曰吾方欲以身名托之豈計多少 梁書曰劉孝綽為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 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及被代發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衫裙迎之 又曰費昶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郤鄂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為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業之解隸也世以販絹為業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塼無褲蹇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褲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

傳昭為臨海大守縣令嘗餉粟眞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裴遼為北梁泰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省息邊運人吏獲安相率餉絹千餘匹遼曰汝等不應爾我又不可逆汝納二匹而已 後魏書曰陸馘為相州刺史百姓以為神明七年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馘之著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 又曰韓麒麟為齊州刺史性恭慎臨終之日惟有俸絹數十匹 又曰元順能諫諍死無以斂葬帝救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贈絹百匹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

臣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賚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者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幡服 又曰楊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從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輸物好者賜酒劣者無酒以示恥於是競勸官調更勝 又曰趙柔有人遺鞮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

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撝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平陽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　又曰孝文帝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五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持二十匹而出當世稱其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匹陳留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辛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潦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又曰王露字羅漢爲南兗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坐取兵絹四百匹　又曰公孫軌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兵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出絹一匹乃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孝昭帝賜百官射王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簡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又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

調絹以七尺爲丈暹言之乃依舊　隋書曰庫狄士文
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
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
文曰臣手口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賜物勞而遣
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匹
絹纔得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
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
十餘斛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或有怨言何則今
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即位風
聞諸曹按典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令史受

餽絹一匹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
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陷入其罪恐非道德
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
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不過二
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百匹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
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唐陽城隱中條山山
東節度使遺絹五百匹不受使者委之而去城散與里
人治葬　又曰權德輿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
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　又曰文宗太
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録參軍彥

芳絹二百匹衣筩一副并還先進高祖太宗書詔及官誥衣物等（唐六典曰開元二十五年敕河南河北不通水運州宜折租造絹以替開中　又曰唐州用絹　後唐史曰宰相李愚病上又曰敕書領下諸州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臥敝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耶賜絹百匹錢百緡）

絹三

疏鉅　繁總俱詳絹一

朱氏妾容絕倫崔傾懷招攬納女為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崔披衣出迎女兩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所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袖兩匹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為君作裙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答之女取錦曰從此絕矣言畢倏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答云比女舊織餘絹兩匹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為送終衣轉盼失之崔因此其說其事孝子傳曰董永父死貧不能葬以身賈錢一萬既葬就役逢一女子求為永妻曰能織絹三百匹錢一萬既葬就役逢一女子永謂主人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俠吾共償債耳因遂不見

贈離　償債　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洲

貢繼縞　賜縑

漢賜降王獻書　沈慶夢　沈約宋書曰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太守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幅而去欣書本不因此知愛之嘗夏日入縣又曰沈慶之字弘先廢帝遣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夕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足度無盈餘矣

贈司空　酬皇甫　庾信重禁父子雅重司空圖嘗為碑贈之一日始盡

編數千　圖置虞卿市人得取之

唐書云皇甫湜爲福先寺碑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裹笑曰不羈之才攜萬縑來乞銘不許

下陽城事詳絹二

物說曰江東萬爲可寧比之總輩其白如雪華輕譬蟬翼

倍還羊糧 配食

洛得以爲糧慮志落以古白乎陵士孫奮貧至一億從子端辟梁冀採奮

乾魚 四王啓事曰張倉卒上下無食道中有驅羊二百餘口者便將之藏絹倍還羊主三輔決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慳送絹五匹食以乾魚

捷之不缺 採乃有得 事曰張方移惠帝于長安兵入內殿取物人持調御絹二匹幅白魏晉之稽將百餘萬匹三日捷之尚不缺角鄴中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日祀祖于殿庭立五仙人高數丈五綵幢蓋大會羣臣于太武殿上命採其所得有得

絹四

織一古詩織縑日一匹詳素

有尺幅 衰丈 色絲黃絹一

賜萬詳絹二 冰紈 魯縞 盈

連絲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人各執一頭翦之已而持之則復連絲可練無異故體也

鶯溪 文與可畫竹詩云待將一段鶯溪絹歸取寒梢萬尺長

斜封 茶歌云口傳諫議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元載投 唐元載在中書有文人來投載贈以河北一書更無一詞惟署名而已既投書館之上舍奉絹千匹而已

石曜贈 北齊石曜爲黎陽令鮮律武都爲兗州刺史過常縣令丞敛絹數十匹遺之曜手持一絹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武都笑而不責

辨其苦良 周禮凡布絹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注云別其麤細廣狹書其賈于物也若今時題署絹帛

一其淳制 淳廣狹也

溢太后嘗幸絹庫命從行者制長短也見周禮

布帛部

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崔光只取兩匹衆皆愧之

思彥受一 唐韓思彥爲孝子張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練不可輕用

戴封與賊 後漢書曰戴封留思彥止受一百思彥止受一

封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

范郃與賊 先賢行狀曰范郃字孝弟少時曾孝廉郃還車後三四日賊不得席令取之賊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辭謝焉

束以戈爰 胡質傳曰質子威爲洛陽令有能名時人爲之語曰洛陽市令束以戈爰書三絹

織而札札 王丹機杼之出詳絹

王丹持一縑往予人如丹此縑出自機杼

絹五

詩唐杜甫詩曰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

原表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合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原啓梁徐勉謝敕賜絹啓曰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匹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元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華含生鳧藻率土忭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素起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貴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 庾肩吾謝武

陵王賚絹啓曰肩吾啓蒙賚絹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園
慙其東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下官繆眷扁舟暫
瞻還旆而天人渥盼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沂泗之
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綃亦變雁風朝急治服成温有謝
筆端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　沈約謝賜
軫調絹等啓曰霜紈雪委霧穀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
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杜道貴深東
帛　又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啓曰桓室金縷木非所
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爲美服
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又謝敕賜絹葛啓曰
素采冰華綃文霜潔變滯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
周王褒謝賚絹啓曰似遂安車之徵如輕殽中之對臣
善謝已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

綾一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　漢官典職
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魏略曰大秦國有
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文綾　晉令
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繢綾錦有私織者録付尚方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具十花綾其色緑
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唐車服志曰中

官不衣紗穀綾羅　唐制六品以上服雙紃綾　唐六典曰凡賦役之制若當户不成四端屯綾者皆隨近合成其調六兩爲屯　又曰仙滑二州出方紋綾豫州出鸂鶒綾雙絲綾兗州出鏡花綾青州出仙文綾　又曰荆州出方穀紋綾圓州出重連綾　又曰隨州出綾幽州范陽出綾　又曰潤州出方慕水波綾澧州出龜子綾　又曰越州出吳綾遂州出樗蒱綾

綾二

原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增 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鏑六十日成一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值錢百萬黃金百兩

原 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袿

增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原 世説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槃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縠褶以手擎飲食

增 晉安帝紀曰桓元幼時會於西堂設伎樂上施林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絳綾帳金縷以爲飾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綾帽

唐符丞答謝元書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浩書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後魏書曰辛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還敬父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綵袍段及滿幅盤條綾一千匹況立鷲天馬掏豹盤條文采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詔許罷進盤條綾一千匹

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

綾三

鶴文 馬眼 謝惠連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鶴文綾

魚口 龍油 潤州貢水紋方文魚口繡葉花紋綾

唐女鑾國貢龍油綾文彩尤異入水不濡濕以有龍油故也

麒麟瀚 唐代宗紀大曆六年禁文綾紗吳綾爲龍鳳麒麟天馬

薛稷者見章鵬撒紋綾蔡州蔡公有善歌者至庭公屬酌令歌數闋贈束綵侍兒蒨桃絳雪呈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是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製鯉

織花

美人製魚書甚旨越國之綾注曰昔楊隱之女有中有云製楚江之鯉裁綾翦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為與父爭衡女以素綾仙術演繁露載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云彩動綾笑樂趁行注云緋多以雁雁銜瑞草為之則知唐章服以袍雁銜數十里不絕綾花織

青綾衾

紅綾餅

餳

唐劉元佐不朝帝密詔贈妓韓混以綾二十萬搞軍

堅暴陳

王峻請借

白帖乃成帝為登樓召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汭山東小舸舟三百以所產暴陳其上若演陵則官端綾會稽則吳綾吳郡則代周王峻請借左藏庫綾數十里不絕五越州十

韋

韋堅豫章太祖勉從之

蔡州四稟

地理志曰蔡州土貢四稟雲花龜甲等紋綾又

完封不發

視封猶新

唐韓思復永淳中家益寶歲思復方併日而食而所餉且饑京兆杜瑾以百綾餉之成公戒家人曰汝過岐朱泚果致紋綾三百匹家人不以告吾乃致綾于司農治堂之梁間後朱泚反因取所餽綾其封猶新

綾四

原

蛇皮

竹根

柿蔕

巳上皆今時綾名

金纏

昔秦國以金綾為綾

五十絲

傳元烏先生傳曰舊綾機五十綜為五十鐶今生易以十二綜為六十鐶

采文珣

異變

因而作成絲愈多鐶愈奇矣

綾五

原

啓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縟鶴鄂

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衒珠無日

梁書梁庾肩吾荅餉綾紋書曰潔同雪霜華逾紵綺長裾可曳無媿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一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陳壽魏志曰魏制自公列侯以下大夫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　晉書曰晉令六品以下得服羅綃　范子曰羅出齊郡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曰隋珠耀日羅衣從風

太上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齊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渫古者盟以元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匹

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幃經於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襳曵縠蹈華文之重席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崔融曰霜羅曳曳唐六典曰恒州貢春羅孔雀等羅　又曰內命婦之服翟衣青質羅爲之

羅衣曳綦煙

羅二

晉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祇國獻女工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新繡之衣

原雍門子說孟嘗君曰今足下下羅幃來清風　燕丹子曰荊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軻

晉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條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幬

漢武內傳曰帝以七月七日埽除宮掖之內設大牀于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焚九微燈以待西王母又曰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光眩人耳目　漢書曰馮夫人子兄弟三代爲侍中并帶青紫羅綺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織纖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

原張敞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眞文羅幅被一絳眞文羅袴七

晉書曰謝元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因賭而焚之遂絕　異苑曰張仲舒爲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

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八分長五六寸又有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然張惡而焚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病而卒　唐書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及入朝以羅五十牀獻於帝　白孔六帖曰高麗王以白羅製冠大臣青羅冠　南唐書曰韓熙載奉使中原或問江南何不食剩皮羊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　宋高宗隆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　揮麈餘話曰建炎乙酉葉夢得少蘊為左丞其自記奏對聖語云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敕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大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　癸辛雜識曰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為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為潤筆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酬賦詩命妓合唱甚歡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金史輿服志曰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

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蘇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一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

羅三

原 絳文 金簡上詳羅二下詳羅一 薦地 從風上詳羅二下詳羅一 鳳文 蟬翼並羅名 披衣 爲襪洛神賦曰披羅衣之又曰羅襪生塵 沾裙 絕袖別賦曰送愛子兮沾下詳羅二 似雲 如雲

言羅白似雪輕如雲 增 蛺蝶 鴛鴦 杜工部詩云花羅封蛺蝶韋蘇州詩云春羅雙鴛鴦 高麗冠 增城帕上詳羅二 麗情集云賈知微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月下十粒與知微知微曰此羅是織女練玉繭織成遇雷雨時密藏之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貴戚 大夫得服庾文宗性儉騎馬韋處仁着夾羅巾曰聯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下詳羅一

羅四

原 飄搖 羅衣何飄搖 颯灑 魏都賦云紅羅颯灑綺組繽紛 鎖江頭孔雀羅 瓜子羅春羅 又曰越州貢寶花紋花紋等羅 花紋羅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織羅垂霧穀 羅扇 雲羅纖 百婢袴褶俱詳羅一 紫

碧 瓜子 地理志云 原 羅囊 紫羅囊詳 三代青

羅五

晉詩古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攜琴上高堂　晉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璫

唐啓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綵變鏁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夏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